



## 尋找家族資料（一）

● 盧彥光\*

最近這幾年，老家發生不少事情。也可能是自己又老了點，對於「我從哪裡來，要往哪裡去」之類的問題，也會多想想。再加上教學與研究的需要，在前幾年的一個夏天，我忙碌的穿梭在戶政事務所，成為佳里戶政事務所他們熟悉的人物，因為我想整理父親與母親的家族資料。開始進行資料整理，才意識到這工程超出想像的浩大，很難快速完成，又礙於個資法拜託戶政人員調閱，也會把他們弄到煩。幸好現在戶政資料有連線，再找其他的戶政事務所調閱，就可以避免尷尬。不過，接下來又遇到新冠疫情肆虐，一路從豬尾巴燒過老鼠年、牛年、虎年，眼看虎年就要過完，疫情還是現在進行式，這期間健康第一盡可能避開人群，沒有急迫性的事情便延宕下來，戶籍資料的調閱也先暫停。

想想幾年前的那個夏天，我常在午後造訪戶政事務所，午後讓人感覺輕鬆閒暇些，我會一邊申請日治時代的戶籍資料，一邊跟戶政人員聊聊，隨手記錄資料。受限於個資法，可以列印的資料事實上並不多，一個下午搜尋下來，印沒幾張。刷信用卡繳費每張 15 元，花費不了什麼錢。不過，卻手抄了一堆資料，因為是要做族譜用的，旁系親屬的資料雖然不能列印卻可以閱覽，只是戶政人員非常謹慎，有關旁系的資料多問一些，他們也不會幫忙調閱，對於想做族譜的我，真是很頭痛的事。那個夏天我就常常這樣出現在佳里戶政事務所，每次慢慢耗個兩個鐘頭，在戶政人員下班前離開。個資法真讓我想哭。雖然搜尋家族資料障礙重重，距離完成路遙遠，不過在有限的資

\* 盧彥光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



料中，也意外的發現以前自己不瞭解的家族故事。

台灣戶籍資料從日治時代 1906 年（明治 39 年）開始建置，所以在 1906 年還存活的先祖們的資料，都可以找得到，可以補強家族流傳的先祖傳說。看過一些戶籍資料，在跟家族記錄的生卒年月對照，發現早期登記的出生時間通常不太準確，而死亡時間倒是很準確。另外，人名也會有出入，有些會與家族簿記的人名不同，例如我的高祖母叫葉留芝，我的姑婆叫盧梨；在戶籍上高祖母登記為葉氏礪，姑婆登記為盧匏櫟或盧匏螺。高祖母的名字有異，還可以解釋，記憶中好像聽長輩說過，高祖母在高祖父盧串過世後，再嫁鄧文滔，鄧文滔是位文人而幫她取了「留芝」，那麼文雅又美麗的名字。姑婆盧梨，姓盧單名梨，戶籍上的名字卻被登記為匏櫟或匏螺，這應該是先祖不識字不懂書寫，加上溝通不良，書寫者把姓名當名字，聽音自行會意而出現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謬誤。是匏櫟或匏螺都好，這也不是一般人寫得出來的名字，想來日治時代的戶政機關，應該有善於書寫的台灣讀書人代為書寫登記，當時的戶籍資料是用毛筆寫的，字跡秀麗。

日治時代的戶籍資料非常仔細，早已遠離家族記憶的家人，或是因故英年早逝或是生病早夭，在戶籍中仍然可以覓得蹤跡，留下在人間的印記。唉！早期短命的人，真不少。在資料中看到最短命的家人，是祖父的弟弟當天生當天死（大政 4 年 9 月 15 日），名字叫「走」，應該是有意義的。當時死亡是要開立死亡證明的，所以戶籍資料所登記的死亡日期都很準確，我刻意對照家族先祖「做忌」的日子，發現絲毫不差。想來祖父的弟弟，是不是當天生當天死，這不能確定，但可以知道的是來到世上沒有幾天就夭折，這樣的孩子不會有名字，要登記死亡之前先要登記出生，都需要有名字，小孩要叫什麼名字呢？走（死）了啦，所以登記為「走」。

從戶籍資料也可看到，並不是早期的世代就必然多產多子多孫。以我父親的家族資料來看，高祖父盧串育有 2 子盧註、盧石心，盧串英年早逝次子盧石心早逝妻葉氏礪改嫁，與鄧文滔再生 1 子鄧水蔭；曾祖父盧註與曾祖母鄧市，育有 4 男 4 女，三男走早夭次女梨被收養；祖父盧輔生與祖母游準育有 7 男 4 女（包括養女秀品），次男青山早夭，妻游準亡，與他女再生 1 男。以我母親的家族資料來看，外高祖父陳羅與外高祖母陳洪富，育有 3 子，外高祖父陳羅早逝陳洪富招夫郭九再生 2 子；外曾祖父陳泉與外曾祖母陳林且，育有 3 男 4 女；外祖父陳永春與外祖母陳涂甘育有 4 男 7 女，次男早夭。看來 1870 年代的台灣還是存在風險，男子早逝妻子再婚，在父親與母親家



族中都有此情形，也就是高祖、外高祖這代，在這樣的情況下生養子女數也較少；到了曾祖外曾祖這代進入日治時代，生育子女數有明顯的增長；到了祖父外祖父這代生育子女的數量更暴增，這時正逢戰後嬰兒潮。所以我的伯叔姑姑舅舅阿姨真多。在台灣不同的家族是否也有相類似的狀況呢？



